

吳
晗
輯

朝
鮑
李
朝
寶
錄
中
的
中
國
史
料

中
華
書
局

宣祖二十八年乙未（明萬曆二十三年，一五九五）起
宣祖三十年丁酉（明萬曆二十五年，一五九七）止

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

六

中華書局

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三十四

宣祖昭敬大王實錄十

乙未二十八年（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，一五九五）

正月丁丑，兵部移咨曰：「兵部爲欽奉聖諭事，頃因倭犯朝鮮，勢危告急，致勤我皇上命將興師，遠爲拯救，勞兵費餉，始得恢復境土，再造生靈。比自關白遣小西飛具表乞封，意雖誠懇，尙未慨允。繼因朝鮮具疏代請，荷蒙皇上姑准一封。近復欽奉聖諭：『會集文武多官，研（併）加詳審明確，封名冊使着詳議具奏。你部裏先差官宣諭倭將，率衆盡數回巢，待朝鮮王奏到之日，遣使往封，欽此。』隨經題准，封關白爲日本國王，欽遣冊使二員同小西飛於正月內出京，暫住遼陽，俟釜山倭衆盡數回巢，該國奏到而後往封。薄海內外，莫不聞知，無非爲朝鮮計也。今特專官傳檄該國君臣，務宜誠心仰體聖明字小之仁，責差的當陪臣，前到釜山，親會行長，諭以天朝恩威，兩相修好，不念舊惡。俟彼釜倭盡歸，柵房燒毀之後，遵旨據實奏報，以便冊使渡江往封，萬勿遲疑，自貽後患。」戊子，備邊司啓曰：「前年十月間鄭見龍權陷賊胡三部，少振國威，其功可嘉，朝廷別施恩賞，而且慮得勝之後，不無輕敵之心，故使之撫恤藩胡，以爲永久戢寧之計，而無復驚動事，節續啓下行移矣。頃見鄭見龍北兵使狀啓，鍾

城、慶源、慶興等處藩胡不爲參宴者甚多，其爲桀驁叵測之狀已著，欲爲加兵致討，而以機事不密爲憂。臣等以不可輕易行師，專務招撫開諭之意回啓，而銓聞北人之言，蕩滅三部中加摠里則別無重罪，並被征勦，他胡之有異志者執此爲咎，扇動恐喝之言。而且夫汝只部落最爲強盛，爲諸賊根抵，壬辰以後，陷城圍城，無不首倡，若不剪除，慶源膏盲益甚，而賊之窺覷，終無可杜之日。將於今月晦二月初欲爲舉事云。道路所傳，雖不可信，若或信然，則舉措曲折，朝廷漠然不知，實爲未安。驅疲頓之兵，討強悍之賊，全勝難期，而漏洩機謀，致有後悔，則非但損威，將來之患，有不可勝言。況南邊孔棘，其可又開北釁乎？但賊有必討之罪，我有必勝之勢，千里之外，不可遙度。宣傳官中擇有計慮者，星火馳送監兵使處，詳問事勢如何，而且諭以相機善處，無或妄作之意，何如？」答曰：「依啓。予意則北兵習戰，且有降倭，似不至於有悔。姑任其監兵使之所爲，似當。且北道軍功，何不磨鍊，似當速行。」癸卯午正，上御別殿講周易。特進官金暉進啓曰：「昨因兵部咨文有傳教，備邊司方欲爲啓辭矣。當知賊之去不去，然後更爲奏聞矣。」上曰：「觀兵部咨文，則差官送之之意，欲使我國與天將兩相和好之意也。非欲觀倭賊之往來而已。我國固當滅亡，而天朝廟堂亦甚無策矣。春秋時嘗有歃血同盟，而口血未乾，還背其盟。今日之和之是非不須云，而天朝信小西飛之誓辭，貴如千金。予非憤言也，其處置之事，極無理矣。聞其誓辭曰：『若負此盟則關白平秀吉當死』云云。昔人惟信子路之言矣，小西飛之說，豈可信乎？天朝必以許瑣奏本執以爲說，欲

歸講和之事於我國也。」檢討官鄭經世啓曰：「天朝欲許封，而此賊與我國君臣上下不共戴天之仇，故初以胡澤使我國，欲使之講和矣。臣之愚意，似以和說通於賊中矣。大槩天朝主和之人，不徒使我國講和，必亦潛通於賊中矣。我國非徒爲賊所欺，亦爲見欺於天朝矣。」上曰：「中朝以爲『何不以琉球國爲法乎』云云，琉球則稱臣日本，豈可取以爲法乎？我國只守一端義理，中朝所當貴之。而中朝大臣反爲此言，極爲無理矣。」經世曰：「石尙書星亦知我國無可爲之勢，脅之使和，大是無理也。」上曰：「平行長必知兵部咨文矣，若以難處之要之，則何以爲之？」睟曰：「臣等之意，觀其賊之去不去奏文而已，他事則以不知答之云，似當矣。」

乙未二月乙未，陳遊擊接伴官李時發馳啓曰：「臣今隨遊擊之行入到倭營，留五日。凡彼此備說之際，略皆從傍打聽。第一日則行長及玄蘇竹溪暫見即辭去，退說明日講定。第二日則遊擊往見譚都司，閉門密話，午後行長請遊擊于其家擺酒，終夕閑話。遊擊出宣諭之端，則行長等退說醉不得講話，請待明日。第三日行長、玄蘇竹溪來見，未及講話，又辭去。是夕遊擊使贊畫俞大武及譚都司往見行長等，發諭陳爺之意，則行長言『陳老爺住在弊營，則我帶三千餘兵，歸見關白，面報事情，使先撤清正之兵，我即出來迎接天使，且撤各營，一時回國爲計』云云。第四日遊擊招行長所帶林通事傳說行長云：『你速決定當撤者早撤，且燒毀營屋，明示撤歸之狀，則我好回話，而天使亦當速臨矣。』行長使朴通事回話曰：『初欲老爺住此，而

我歸親報關白。但老爺住此，朝廷不無疑訝之心；我歸日本，海程風濤，亦難計日月，天使卒臨，誰當接應。更思則事勢如此，當就一萬之營先撤五千，每營各收其半，發送陳爺與駱爺各坐一船，送到大洋而回，如何？」遊擊言「此計極妙，須記某某營應撤某某數，明白書來，以憑轉報爲當」云。行長答曰：「更思爲之」云云。第五日遊擊招行長、玄蘇竹溪等，則行長稱某處飲酒不來，只玄蘇竹溪來見。遊擊分付曰：「我到此已至四五日，你等迄無分曉，是何意耶？撤與不撤在你，我何勉強。我當以此意歸報，而只恐朝廷不信你等也。」玄蘇等曰：「天朝每每欺我，我等亦何取信。我等一退於平壤，再退於龍山，窮蹙海岸，且送還朝鮮兩王子。我無一失信，而只天朝欺我耳。今則不可徑退。若天使來到京城或南原等處，的知其實，則不必報稟關白，當盡撤回」云。遊擊出示前後聖旨，使之商量云。行長一邊裝大小船五十餘隻，各插旗號，列泊營下，聲言「撤歸兵船，使陳爺面見」云云。而十八日下雨時未開船，厥後發送與否，亦不得知。大概倭酋狡詐百出，宣諭雖切，而略不動念，一向退托，三言而三變其說，令人莫測端倪。裝船發送之說，亦不過弄假瞞人之術。遊擊亦知其假意，而且言「此亦不妨，我只據所見歸報，催降天使，則彼當自撤回矣」云云。臣與李海龍或探諸辭意，或得諸詢訪，則闔營大小倭衆等待天使情意甚苦，求封似是實誠，而撤回必待天使，求貢與否，天使入封之時，必有說話。若天使久不出來，則亦難保其更不反側，此爲可慮。倭情大概如右所陳，故爲先馳啓，自餘聞見事狀，覆命之日詳細具啓。」啓下備邊司。丙午，陳遊擊接伴官兵曹佐郎李

時發書狀：「臣本月十八日自倭營彼中事狀及遊擊出來辭緣，已爲馳啓。遊擊二十一日起身，二十二日來宿榆川，當日來宿清道地。而遊擊感冒風寒，不食三日，疢憊吟疼，艱難取道，萬里他鄉，醫藥無路，若至深重，則極爲悶慮。遊擊在倭營時，十九日行長裝大小船三十六隻，張旗放砲，一時發送。遊擊上行長敵樓上親見，通事張春悅等並爲目睹，行長報稱右道八千，左道七千，共一萬五千元。此則似涉弄假。來時遊擊前則行長送槍刀扇子等物，營下則給銀兩有差。行長乘舟送五里而回。臣出還後，見都元帥權慄通書，得審清正云云之說。臣不勝過慮之至，即將其書使李海龍善爲措辭，暗暗稟知于遊擊，請行文行長以爲善圖之策，則遊擊即招臣曰：『此是已前之說，今後則必不敢如此。』然即行文使之攔住亦可，即寫密帖差人入送。密帖稿、行長報撤回數目書并謄書上送矣。此諭帖之事，機關甚重，而如或遲延，恐誤事機，故不埃稟旨朝廷，徑自稟知遊擊爲之，不勝惶恐。陳遊擊諭行長密帖：『本府於二十二日至密陽，朝鮮都元帥權慄稟稱：「清正向與行長有隙，今又因行長專主封事，不勝憤怨，欲移兵慶州，意將襲朝鮮而敗封事也。」本府已去，天使將來，清正或有此舉，是大失信義於天朝，而行長抱不順之虛名矣。其于石老爺之隆恩何？其於關白之封事何？行長急須密報關白，自爲委曲，毋悞重典，特馳書知之。況二倭僧在田天祐書朝鮮僧松雲曰「天朝之許封雖美，其如關白之不好何」等語甚的，行長宜細思作何處置，毋妨天使之至可也。密之密之，慎之慎之。』行長報陳遊擊撤兵書：『行長白陳老爺幕下，從貴意而左道浦浦倭兵撤回者七千，右道浦浦倭兵八千，

總計一萬五千名也。今量留以待天使者，只行長幕下賤士及浦浦守糧護船之輩而已。伏乞以之語之，不宣。」啓下備邊司。己酉，鄭經世曰：「頃見石尙書咨文，則賊雖不退，天使必來。臣意以爲我國雖不爲奏聞，天使似當出來，遊擊言『我往京催降天使，則賊當退去』云云，來時必有所聞，故云云矣。賊之退去，如東門出而西門入，未可信也。」上曰：「賊之求封，若出于實情云，則彼乃自稱皇帝而欲求封侯者何也？此必假托之事。前日要求通信，亦是先和後戰之意也。」尹先覺曰：「始則有大志而來，今則勢有所難，故以求封爲名，欲往來中原，覘其虛實也。」上曰：「然倭賊本是禽獸，其於天朝求封，有何關乎？」經世曰：「倭賊通書于中朝曰『日出處天子寄書日沒處天子』云，自爲一方天子，此乃犯順之意也。」上曰：「以許儀后上書見之，則可知矣。」癸丑，陳遊擊接伴使李時發書啓：「正月十二日早隨遊擊自楡川起身，過密陽，泊金海竹島營。小將來見于船上，請飯，仍宿其所。其營基址廣比平壤一般，三面臨江，周以木城，重以土城，內築石城，高臺傑閣，粉壁絢爛，大小土宇，彌滿櫛比，似無一片空地，量有萬餘兵容接矣。大小船隻列泊城下，不記其數，有投付我民結幕城外，處處屯結，捉魚爲生矣。有林通事稱名人以行長差遣伺侯于遊擊，乃浙江溫州人，年十三被擄於日本，有妻子住活云。十三日早食後開船，所過望見，如甘同浦、天城、安骨浦等處皆創倭營，大小不等，而城池之堅固，屋宇之稠密，略皆相同。望見一小船，樹蓬飛向外洋，問之則曰『日本入歸之船，有可報之事，則如此陸續起去』云。問陳老爺入來之事，亦已起去否，

答曰：『早已飛報矣』云。行長差小將即行長親弟。行長元有四兄弟，一死於平壤云。乘快船問安，於中路先回，船疾如飛鳥，頃刻間渺渺絕遠，左右搖櫓者各十八名矣。行長又差小將問安，先後凡四船，四船左右夾進，未時到泊行長營下。營占海岸一山，山勢甚峻，繞以石城，上添木柵，周圍可六七里，斷山爲池，鱗次架屋，填海築城，星列鑿門，門即泊船之所也。遊擊具冠帶著蟒龍衣下船，入營觀光。男婦駢闐街路，長廊兩面列肆，賣買貨物，率多海錯。遊擊入下處，行長使小將來曰：『當候接于二十里外。適患身病，未即來拜，罪恐。』遊擊辭色甚不平，答曰：『主之於客，不可不接，況皇朝推恩許封，而我奉明旨來諭，尤不可不迎接。然身有實病，則奈何？』譚都司來拜曰：『雲霓之望甚苦，老爺今既來臨，豈不欣幸乎！』遊擊曰：『石老爺爲兩國生靈，不顧是非論議，幹得此事，差我來諭，故我甚忙忙出來。此事向因科道論議不一，久未停當，石老爺一力擔當，至於累爲題請，且賴朝鮮國王爲此上一本，始得准下。此豈非兩國之幸乎！』譚都司曰：『倭子亦四年于異域，其勢必欲撤回，而但事體有未盡安帖者，恐他住日還多也。行長自前年望信甚切，如將官則不敢望，雖有兩三軍兵入來，當作如何喜幸。而一自進表之後，久絕信息，間或有軍門等差來夜不收，如何詳得裏面消息。行長作望樓，時與我登瞰海洋往來船上，儻有着帽人，即訝曰：「此不是天朝之信耶？」渠之企望若此之苦，而那邊別無皂白。我亦差人送稟帖于軍門及兵部諸衙門，一去不返，再去不返，三去不返。遷延如此，渠安得不心焦乎？今既老爺奉明旨到此，欽差官入來纔始老爺一人，明日老爺說與兩三句話，

彼必服命矣。』又曰：『此間近有一說，行長爲此疑惑。有言朝廷雖令小西飛進京，有把關將官攔住，故不得入關，從他路轉向某處云。行長聞之，怪問於我曰：「是何故耶？」我答曰：「必無是理，除了一關口更無他路，語極無據，何足致疑」云。而行長尙未解惑，不知此何說耶？」遊擊曰：『我在遼陽時見送小西飛入關，姚遊擊奉旨領進。欽差官當前，誰敢攔住，此必沈嘉旺等邪說也。』譚都司且言『沈惟敬欺我誤事，使我偏受艱苦』等語，而辭語極多忿恨。譚都司又問都元帥在何處，遊擊答曰：『我見時在南原，而兵馬將領則布列左右道者亦多矣。』譚都司曰：『今則朝鮮人亦相與往來耳。』遊擊曰：『甚好，事可成矣。』譚都司辭去。遊擊不脫冠帶，招林通事曰：『行長來見則見，不來則當脫冠帶，速爲回話。』通事已而回話曰：『老爺用飯後，當來見。』飯後即起，行長來，陳遊擊坐椅子上，將兵部牌倚住北壁曰：『此牌中有皇上聖旨，行長當先參此牌。』行長鞠躬合手，即是倭禮也。入遊擊前亦如之，玄蘇竹溪相次而坐。遊擊坐椅，行長等皆平坐。行長穿黃衣裏頭；玄蘇竹溪戴唐巾，穿黑衫。行長曰：『天寒路遠，老爺多受辛苦。』遊擊曰：『我在中華，熟聞行長乃日本賢將，玄蘇竹溪等亦皆高禪，思欲一見而無路。適蒙皇上准許你封，我奉明旨，得有今日相會，豈非千載一幸乎！』行長曰：『今日老爺風船遠來，不敢久陪。明日請臨我家說話。』遊擊曰：『兵部石老爺爲你此一事，不知幾喫人罵，幾被參論，猶揭擔當，終幹此事，故急遣我來，先論此意。你等見我，卽與親接石老爺面目一般。』行長不答，辭退。臣與李海龍言于遊擊曰：『行長面無喜色，語多不對，其辭氣多有可

疑者。』俞大武曰：『我前日見時亦如此樣，本是性態如此耳。』遊擊問通事曰：『行長往駱守備處參旗否？』通事曰：『未也。』遊擊曰：『駱爺是經略差來，而撫是朝廷之旗，卽皇帝爺之令，不可不往參。』通事卽起知行長。已而遊擊招臣笑謂曰：『有起行長往駱爺處參旗云矣。』蓋遊擊初疑于行長辭色，而旣聞卽往參旗，悅其從命也。夕遊擊令俞大武見譚都司後，仍往見行長，別無要緊說話云。十四日早遊擊戒勅家丁等曰：『我見行長號令嚴肅，營陳齊整，非尋常流輩。你等十分謹慎，不要生事，虧了天朝體面。如違欲汝不饒。』有小西飛子來見，年可十七八，體貌英妙。遊擊曰：『我在遼陽見汝父，愛悅賞以銀牌，姚遊擊與我借出，押領入京，朝廷賜以賞宴，且分付說話後卽當出來。汝不久見父矣。』答曰：『愛父子，感激難勝』云。食後陳遊擊往拜譚都司，禮接閑話，已而辟左右密語良久，不得打聽出來。時遊擊令臣及李海龍叩見譚都司，譚都司〔曰〕：『此誰？』遊擊曰：『我所說兩人。』密語時遊擊謂譚都司曰：「朝鮮不信此中事情，故我帶一郎中陪臣，一大通事使之參見，卽二人粧扮隨來矣。」譚都司曰：「帶來極好」云云。午後，行長請遊擊及譚都司、駱守備、俞大武于家，遊擊往至，行長出中關迎入房內，玄蘇竹溪、平調信亦來坐。金屏四壁，居處極其華淨。閉門說話。外構大屋，已架梁椽，丁丁之聲，震動山谷。遊擊笑謂行長曰：『勞役衆兵，造此大屋，不知能住幾日。多不過三箇月，毋使衆人勞苦，庶可休息。』行長答曰：『欲爲天使衙門，不得不構。天使出臨，則撤回之日燒毀而去，有何不可。』請飯及酒，盃盤簡潔，異羞錯進。遊擊謂行長曰：『此不是千載奇會，三國幸事。』席間俞大武言『我前日出去路上患疾』

云。譚都司曰：『無乃思家之病耶？』大武笑曰：『正是。』譚都司戲曰：『公纔到而思家成病，我四年異域，何以堪過。我則然矣，試問行長渠亦幾年乎？』行長曰：『我四年于此矣。』俞大武笑曰：『有人心者思家，無人心者乃不思家。』行長聞之大笑，一坐皆抵掌。俞大武把筆爲詩，玄蘇和之，出酒令曰：『滴一點者罰。』已而行長滴酒兩點，罰之兩杯。遊擊亦盡情飲之。行長曰：『因小將聞老爺途中絕不用酒，我以十分無聊，今得陪坐，幸盡幾杯，不勝多謝。』遊騎或坐椅，或下坐，餘皆平坐。酒醺，遊擊與譚、駱等入浴室洗浴，浴罷更入房。行長等入歸其室，良久出來，又接閑話。臨罷，遊擊分付曰：『朝廷未封關白時，日本爲一國，朝鮮爲一國，天朝爲一國。今關白受封于天朝，卽朝鮮爲屬國，日本亦屬國，天朝爲父母之邦，日本與朝鮮爲兄弟之國，卽爲一家，今後更不要說兩家話。』又曰：『見汝書俞贊畫去後，卽當撤兵回國云，不知已送幾何？』答曰：『已送者五千，只有窮民在此造買賣無幾爾。』譚都司亦曰：『已去者有五千餘矣。』遊擊分付行長曰：『石老爺爲你此一事，不遺餘力，從他罵詈，終始主張，得成于今日，其辛苦可謂至矣。恩典可謂大矣。你等當何以報答耶？』行長使玄蘇書曰：『今日主客俱醉，更待明日講話。』罷歸，行長送至中閣外，行長弟小將招倭通事李彥瑞謂曰：『聞汝國厚待降倭，故爭相投入云，然耶？時存幾何？』彥瑞答曰：『我不知也。』行長弟曰：『我聞之詳矣，脫有難處之事，則我等亦欲投去，不知汝國亦厚待否乎』云。十五乃上元節，倭國每月一日，以明日爲十五日云爾。內外家丁叩頭行禮。食後譚都司、駱守備來見請酒，午後行

長、玄蘇竹溪、平調信等來見，閉門方欲講和，行長辭去。遊擊送行長大紅段一匹，花綾二匹，胸背一對，行長稱謝，送酒十桶，魚二尾，橘一包。遊擊謂臣曰：『我既到此，不可不賞他，故送某某物，共計十五六兩銀子，此皆家裏私帶，一路所用不知費了多少。』昏，遊擊令俞大武往見行長，諭以『早決撤回，使事體妥帖，則我等亦快往居昌南原等地，接天使爲計』云云。行長答曰：『此邊事情，關白亦不明白，我當帶三千餘兵直到關白處面報後，卽爲出來迎接天使，各營兵一齊撤回爲計。且老爺欲出住南原等地，彼亦非天朝地方，寧在敵營留住，我出來後回去宜當』云。十六日早，遊擊招林通事傳說行長曰：『你等當初退住釜山討討討，天朝從何取信。且六科十三道是非長短，論議崢嶸，其時適有福建奏捉倭船，寧波亦捉倭船，朝廷尤用不信，而獨石老爺洞察你情無僞，且查倭船則係是風漂，明非作賊而來，於是一力担當，題請許封，非至一再。且朝鮮上一本稱你等守分斂兵等情，聖旨准下，封事已定。但恐你等未待實信，情意勤苦，故另差二遊擊，一則押小西飛進京，一住釜山宣諭督回。你等將何以報答此恩。必須遵依牌意，量撤營衆，使石老爺聞之喜歡可也。不然我何以回話。若以盡撤爲難，則燒毀營中草房，只示撤回之狀可也。誰來一一查點乎？我但以所見回報，則朝廷益嘉你恭謹，而天使亦可速臨矣。』既而通事回話曰：『行長言從前往來差官說話長短，皆歸無益。今蒙老爺指教明白，不勝歡喜。但初欲我歸見關白，老爺小住等候天使，而再爲商量，則海程風濤，難計日月，若天使卒臨，則誰將迎接。且老爺住此，朝廷必致疑訝，聞見不好。不如老

爺出接天使，而我亦在此等候爲便。令就各營兵五千則先撤二千五百，一萬則先撤五千，量送其半。老爺與駱爺各坐一船，送至外洋而回，以此歸報何如？」遊擊聞之喜悅曰：『行長算計甚妙。』即開各營應撤之數明白書來。是日遊擊使李海龍持俞大武書往給玄蘇，仍聞見海獺皮賣者，海龍與李彥瑞同往。玄蘇竹溪、平義智、平調信同營，營在西邊八里許海岸高山，比行長營暫小云。義智出獵，玄蘇等在。玄蘇問海龍曰：『天使幾時定到？』答曰：『二月初當到，而只怕朝鮮人馬不齊，中途必至遲延，然不過二月內來到矣。』玄蘇曰：『我等欲早歸對馬島待候天使，而但從前喫哄甚多，故必欲在此等候。天使來到，則當爲過海。』海龍曰：『不是我天朝哄汝外夷。道途遙遠，往來之言，虛實不同。且你即回島上請，則朝廷見你實誠，早已事完。而你屯據朝鮮，挾兵求之，朝鮮疑汝，朝廷亦疑汝，因此大小官僚，議論不一，久未停當。今則石老爺爲三國生靈，十分商量，題請奉旨，先差我陳老爺宣諭督回，此不是一點虛事。你們不久回還鄉國，即石老爺恩典，想亦知感。』玄蘇拱手稱謝。玄蘇問李彥瑞曰：『天使出來，則所率當幾何？』答曰：『何可知之，然聞之則兩天使陪來人，必至數百餘』云矣。平調信曰：『我等意則以爲非二三千必至一千，何言數百之少耶？擁待天使入歸本國，則當欲聳動觀瞻，多多益善。』又問彥瑞曰：『我等當早撤回，而聞你國止抑封事云，是何意耶？』彥瑞答曰：『許封與否，天朝之所爲，我國何敢干預乎？』調信曰：『行長方與天朝講定約束，而你國戰船來泊巨濟，欲爲相戰之計，朝鮮之抑制封事明矣。我等在此，汝國三年不作，農民盡飢』

死，汝國何不使我等速回乎？往來之人只欲買牛買馬，而不幹我等速回之事，我等速回，於汝不好乎？又聞汝國兩班僧人再入清正營云，有何說話，而如彼往來耶？兩王子被執時，行長亟言于關白而出送，汝國不知此等功耶？云云。海龍回來，遊擊問有何說話，海龍曰：『彼問之如此，我答之如此。』遊擊曰：『答應最好，使我答之，不過如此。』譚都司、駱守備來見，飲酒終夕。十七日早，遊擊招臣等，令即日先爲出去，准備夫馬，『我當于二十一日起身』云。俞大武言『事未停當，不好先送，且看歸宿』云云，故停止。駱守備來見，遊擊與俞大武密議譚都司之非是，不勝忿恨。蓋譚都司與行長謀議，欲留遊擊云，故遊擊聞之，怒其欺己也。已而譚都司兩間辭色甚不和。午後遊擊與譚都司、駱守備同坐飲酒，招行長等，行長托說某處飲酒出去，只玄蘇竹溪、平調信來見。遊擊分付曰：『我到此已至四五日，而你等迄無分曉，意是何故也。你等早爲決定。』玄蘇等曰：『我等豈不欲早歸，但大事未完，不可輕退。雖云天使近當出來，而從前天朝欺我甚多，我等亦無所取信。若天使來到京城或南原等處，則不必報稟關白，當盡撤回矣。』遊擊曰：『不是天朝欺汝外夷，但中華體面甚大，凡事不可輕易爲之。況此事何等大事耶？科道諸臣，論議不一，蹉過一二年，事勢然也。今則石老爺替你們費了多少心事，上本准下，事甚明白，非若前日之爲也。我只管宣諭你等而已，撤不撤在你，我不欲勉強。我只將你等不聽命之狀，歸報兵部，則不知石老爺以爲如何，你等之事恐未完也。』玄蘇等答曰：『老爺之分付雖如此，我等在平壤時我則退來，而天朝欺我，在龍山時我等則退

來，而天朝亦欺我。我等一向退縮，久住海岸，切無擾害地方之事，且懇說于關白，送還朝鮮王子陪臣，莫非我等之功。以此言之，我等無一失信于天朝，而天朝之欺我則多矣。今雖云天使出來，亦安知實于不實。若果出臨近地，則不必報稟關白，而當一時撤歸。」遊擊曰：「天使想已出，萬無不信之理。你差兩小將跟我同去，則不多遠道，當即撤回矣。」且出給前後聖旨抄錄曰：「准許旨意，昭若日星，你看當知之。」玄蘇跪看畢曰：「歸與行長商量處置」云。辭去。是日望見營下海門列擺大小船五十餘隻，各插旗號，且張幃幔。問之，則皆曰撤回日本之船。林通事謂臣曰：「撤歸兵船，略皆擺列，而今日有東南風，不得發送，明當出送」云。夕譚都司送酒一桶及鹽肉于臣處。十八日早臣告遊擊曰：「昨夕譚爺送酒肉，臣等請往謝之。」遊擊只令李海龍往見譚都司稱謝，因言「陪臣切欲躬謝而不便出入，未敢來謝，只令小的來謝盛賜。且陪臣出來之時，寡君傳教曰：「你見譚爺，則傳送子意于譚爺曰：「大人爲小邦久留豹虎之穴，受了千辛萬苦，今已三年，切欲以時致書候問，而使價出入非便，雖未如意，然豈一刻忘懷乎？」且爾實去盤纏十兩隨便奉呈，使爲家人衣襪之資，略表子情」云云。故敢問起居，且呈此物，請老爺收之。」譚都司辭不敢受。再三請之，且言「老爺不受，則陪臣何以回話？」譚都司曰：「行長請陳爺、小將于此，自帶三千兵入歸，面報關白，先撤清正兵回國，行長留下所帶兵馬，單身出來迎接天使，大小各營，同時撤還爲計云。如此則一月之間，事可速完，只是陳爺不肯，奈何？」對曰：「老爺勸陳爺。」「曾已疑我有私於行長，我何敢勸。去十

二月關白差小將來分付行長曰：「天朝屢次欺我，撤兵之事，不可輕易。雖天使出來云，而切勿輕信。來到南原及京城等處，不可輕撤；只待直到你營，你親見，然後不須報稟于我，卽自盡撤」云。其小將亦來見我矣。關白分付若此，彼必無輕回之理，然天使出來，則早晚必撤回矣。」問「前云俞贊畫去後，已撤五千云，信否？」曰「此亦假意，不過欲使陳爺見去，安知不撤回來乎？我久住於此，察其情形狡詐難測，不可取信矣。我在此未嘗出房門，只看書破悶耳。不欲與他相從也。」曰：「既已許封而無乃彼更要貢市乎？」曰：「既已講定只封王，而彼當退去矣。我當初與行長言曰：『准封則不必要貢，當慢慢請之，未爲不可。既封之後，你國當遣使奉土宜稱謝，因此而恭謹請之，則天朝無不准之理，何必忙忙一時要之乎』云云。則行長以爲然矣。」又曰：「行長於十一月間帶選鋒及小將等出往右道，至兩日不還，我甚疑懼。及聞講說，我心喜悅。」又出示行長書送小紙有云：「陳爺約言小留在此，又言快速歸報，又言到南原等處等待天使，又言等我歸報，天使當速出來云，是何前後所言若是逕廷耶？恐其不信也。」云。海龍辭歸，食後遊擊令臣及李海龍收拾出去曰：「倭情你所略見，密陽等處夫馬最緊，預爲整齊侍候」云。譚都司令其表弟賈銀一兩及三錢送于臣等曰：「別無表情之物，如此些少，幸領微惊」云。臣再三辭不獲已。且送密帖曰：「倭情無他，只等天使，當盡撤回，歸報殿下放心如何。且須送書于我轉說行長，及其歸時，收拾餘糧，以賑飢民，最好。或使通事輩粧扮持書入來，則我當勉力爲之」云。又言「倭在此處兵多而糧少，彼亦以運米爲苦矣。且其人自言